
* 关于鄂倫春族調查報告 *
* 附 录 *

內蒙東北調查組

1957年3月

关于万物人类及鄂倫春人起源的傳說

据说山里的各种野兽都是上天給选出来的，特别是在灰鼠子方面上天有时就很照顾鄂倫春人。在40多年前的年景，在呼瑪尔就有过这样一个令人兴奋的年景，那一年灰鼠子是多得很，到处都是灰鼠子，而且都小的。一个很次的獵手一天就能抓到20多只，好獵手一天就能抓到50多个。在平常的年景，好獵手每天最多也就抓个七、八只，次獵手勉强抓到二、三只。因此，对那一年的年景，獵人們都很奇怪，并且感激老天的「大恩」。

据说在早年間，世上没有人类，有的是两条腿的，象人一样的，但没有膝盖骨的，全身毛絨絨的，奔跑如飛的一种动物，他們吃野兽肉，由于那时没有火，生吞活剥的吃掉。经过相当一时期以后，据说有了盐，这些动物吃了盐以后，才慢慢开始生長膝盖骨，有了膝盖骨以后跑的就慢了，并脫落了全身的絨毛变成了今天的人类。

鄂倫春人世世代代居在山里，这一点是肯定的。据说那些两条腿的毛絨絨的动物，就是鄂倫春族最初的人形。那些野生动物都是男性的，其中就只有一个女性老太婆。大家都很敬待她，称她为媽媽。那些男性白天就集体出去抓那深山密林的野兽，老太婆就留在洞里看管食物。

有一天忽然有个年輕的男性猴子來到洞里，对老太婆表示很要好的样子，老太婆对该猴子的言語舉动也深表滿意，产生了好感，于是他們就很自然地同居起來了。日久天長同居就促使老太婆生下了两个一男一女的胖娃娃。鄂倫春民族就是由这一男一女繁殖而成。据说那个男性猴子，而是善良的神仙化身公猴子，特意在深山密林中创造人类。（德兴德談，巴图宝音记录）。

×

×

×

遜克鄂倫春老人莫双來（現住新鄂村）說，原來鄂倫春人是從蒙古人來的。

有一蒙古氏族兄弟倆均是首領，兩個人因為不合就分家了。當分家時找來一根帶杈的樹木，兄弟倆各執樹杈的一頭，把它劈開後就算分家了，再誰也不見誰了。

這氏族的弟弟就往滿洲族地區走來。時值滿洲族和異族戰爭，感到力量不足，就請他們幫助，他們參加了戰爭，但因寡不抵衆，結果還是失敗了。戰爭失敗後，這個地區逐步被敵人佔領，他們沒法呆下去就往金伯山去了。路上生活非常艱苦，每日以野菜充食，路經呼瑪，漠河時有些走不動掉隊了，有些人因飢餓死去，掉隊和死去的共有五六百人。情景非常淒慘，哭聲連天。因此，這事被“恩都力”（天老爺）知道了。“恩都力”就派來一位狐仙幫助扶養他們。狐仙來後首先教他們拉弓射箭，然後又給他們娶了媳婦。他們學會了打獵，又有了家，狐仙看他們生活有了保證，就回去了，這些人最早就住在漠河一帶，以後因狩獵方便，沿江向下漂流，因此呼瑪、瑗瑋、遜克、佛山和三江口等地都有鄂倫春人。據說呼瑪那裡的鄂倫春人早先就不打狐狸。

這段傳說是他和“章京”（佐領）到卜奎開會時在一本滿文書上看到的，沒有看完。（莫金臣 寫）

关于鄂倫春姓名及氏族來源与組織

姓氏与名字

何——卡魯塔基尔

在艾溫克中，据說杜拉尔和姓何的是同姓，也是姓何的一家。有七个杜拉尔，是七个村子还是哥七个，不太清楚。

白——白依尔

呼瑪那边沒有姓白的，多布庫尔河以西，海拉尔河以東才有姓白的。多布庫尔河原來姓白的現只有几家，其余都是以后從外面搬來的別的姓氏。

特格白依尔，是因为他和特格在一起而得此名。

白和何是一姓，他們之間不能通婚。現在有通婚的。佟古美姓白，他前年娶了一个寡妇也姓白，这是因为共和国的政策。照我的封建腦筋來看那是不行的，至少也應該在五代以外或远一点。（沃杰談，趙复兴記錄）

× × ×

鄂倫春人有十几个姓，那个姓也翻不出意思來。

姓阿的祖先是木格德格陳。

姓白的祖先是根特木尔。

姓何的祖先是毛考代汗。（阿瑞祥談，趙复兴記錄）

× × ×

鄂倫春人不習慣姓和名一起叫，姓是姓名是名，它們不能連在一起。習慣叫名不叫姓，名字里边看不出姓來。（佟古美談，佈林記錄）

× × ×

托札明努图克居住的白，何两姓不知是什么时候搬來的，据傳說，他們是由“哈拉木倫”搬來的，但哈拉木倫原意不知是黑河是黑龙

江。我和我父亲都生長在托札明（佟古美談，佈林記錄）

× × ×

鄂倫春人一般都是一个名字，也有两三个名字的。如有小名大名和学名等。

男性的名子多沒有講。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多用“哎”、“太”、“善”女的名字叫花的多。名子的最后一个字多用“阿拉坦。（阿瑞詳談，趙复兴記錄）。

× × ×

氏族來源

据过去老人們說，这里的鄂倫春在七百多年前是由黑龙江東過來，在呼瑪尔河住了几年，便來到阿力河住，最后來到甘河住的。但時間不太詳細。

海拉尔那边住的通古斯、索倫、雅庫特和鄂倫春原來是一个族，因為他們过去移动过的時間和地点和鄂倫春經過差不多，并家庭用具的样式和叫的名称都差不多。过去老年人也曾講过他們和我們原來就是同族，而且这些族在清朝时期均挨片住过。再一方面証实的話，滿洲族的語言和鄂倫春話有三分之一是相同的，但老年人們說，滿洲与我們不是同族。另外达呼尔話雖在某些地方和我們近似一些，但不是和我們一个族。（沃杰談，佈林記錄）

× × ×

氏族組織

“木昆达”是屯長，姓何和姓白的各有一个。他管婚喪嫁娶，打架、凶殺和男女不正当关系等事。木昆达是選舉的。我小时还有，一直存在到民国二三年，但我沒有参加过選舉。選舉时全体男女老少都參加。大家发表意見，当選舉时多选有威望的老年人，最低也得四十

九岁。选出后经上报，由大清国发给任命状。被选为木昆达后就一直当下去到死为止。当他年老不能行动时，可到 he 家里开会。死了以后再重新选举。木昆达只管本姓，不管旁姓。

木昆达在处理犯错误者时，一般是说服教育，用柳条子来打。如同姓男女发生不正当关系，一次二次说服无效，第三次就把他勒死。但如不是同姓的人，就不能这样处理，而应送上边处理。木昆达在处理这些事情时，把全姓的老年人都要请来，和他们商量如何处理，商量时不让当事人听到。木昆达打人时（木昆达下命令别人就打）全体老年人也都在场。

“忒亲达”是副木昆达，他帮助木昆达办事。（沃杰谈，赵复兴记录）。

鄂倫春族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

民国 / 2 年在呼瑪曾发生过鄂倫春人屠殺商人的騷动事件。因当时没有记录，仅仅是口傳材料。

鄂倫春人在世代居住于深山密林，在旧社会几乎是不下山的。所需生产与生活用品，完全靠商人的輸入，也就是直接受着商人的剝削。在初期交易似乎合理一些，但也有很大程度的剝削。后来越来越多的商人進山作买卖，那里有鄂倫春人他們就到那里去作商。为壟斷鄂族的獵獲品，甚至跟着鄂倫春人到狩獵坊去。從此以后商人內部就发生了互相爭夺布坊的斗争，他們進行搶购鄂倫春人的獵品。同时商人也利用鄂倫春人愚昧無知和不識数的弱点，就把各种商品向鄂倫春人大量進行除銷。

鄂倫春人的生产是依靠着不固定的狩獵經濟的，因而一旦遭到病害或生产工具不备（枪、馬、犬等）时，那就獵獲不到貴重的野兽，再加上商人的高利貸，因此往往还不清这笔債務。有的雖然能还清，但由于貨物的昂貴和利息的增高以及獵品价格的低廉，而一年的獵獲品仅仅夠还債的。因此，还完旧債还得借新債。有的獵戶年年还不清，而利息越来越增多。到这个时期商人的剝削更加厉害了，由于獵戶还不清債，他們就开始拉馬，夺走鄂人的妻女为妾。并把那些还不清債務的貧苦鄂倫春人帶到他家强迫其打獵还債，男方出獵后就和他妻子同居，甚至在男方的面前和他妻子同居，男方有气無处可訴。忍受不了这种剝削和污辱的鄂倫春人就开始了屠殺商人的暴动。

这个事件的經過，据呼瑪十八站戈滿洲營（鄂族人現尚在）談：发起人和組織者是鋼通佐領，他們当时居住在塔河口上下左右的地方。鋼通首先同邻近的住戶商議好后通知各地的鄂倫春人。并派几个人去旁古河吳棍都（佐領）送信联系，吳已同意了。于是吳就領着他們

那伙人就把附近的所有商人都殺掉了。

呼瑪河的鄂倫春人居住分散，思想又不一致，有的与商人有亲属关系，这些人就把秘密洩給了商人，于是大部分較惡的商人逃下山，而剩下的都被殺掉了。

吳棍都前來找銅通佐領要商議躲到何处去，恰在途中遇上了來調查这个事件的六个巡警，也被吳棍都给殺掉了。据說这六个巡警已經見到銅通了解情况后回途中不幸遇到了吳棍都的。銅吳会見后銅通了解到吳棍都没有分清好坏人而殺害的經過，銅通以为問題要大起來無法負这个責任，这样就担起心來了。銅通的主張是把那些最凶惡的最坏的商人殺掉。但吳棍都不同意，他們两人意見发生了分歧。因此，就在当坊彼此动起了刀枪，想要解決的問題未出什么結果。從此他們分头各找其便了。当日給他們做飯的两个商人，也被他們当坊打死。后来銅通領着一伙人去塔河某地找商人，但商人一个也不在，可是在商人的房子里放着成桶成箱的酒，他們就地大喝起來。据說銅通对部下很厉害，說打就打，說罵就罵，群衆都怕他。有一天晚上銅通不知为什么拿起枪來要整某某人，这时要整的对象也拿起了枪，两人的枪口面对面，誰的手快誰就先打死誰，結果銅通被打死了。此后他們就往山里呼瑪尔河上游动，不久五十几个官兵追上來了，对面打了一仗，結果打伤了两个兵士，即結束了戰鬥。以后他們又移到兴安嶺南坡去住，但是因缺少食粮和彈藥，出路便危險了，不得不去苏联那里联系，結俄国人同意供給他們食粮和彈藥。但不久協領公署派譚宝山（汉族）等几个人，并拿協領亲筆証件前去收撫，派員声称回來者無罪。但鄂人不肯相信，以为是欺騙他們。据說这次的收撫很困难，有的想回來有的不願回來，在这种情况下，譚宝山在群衆面前起誓花樣的說服他們，最后鄂倫春人才回到原地。（莫金臣写）

×

×

×

兴安嶺鄂倫春人從第一次定居的村落白叻尔屯（距小二溝約七華里在諾敏河南岸上）遷到 7.5 里南的地方的時間已有十多年了，遷移的主要原因有二：

一、在遷移的头两年，該屯鬧了一場大病災，当时全屯的人死亡了 40 多人，这个数字几乎佔当时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病不知是什么病，大部分病都是全身黃腫而死的。据說該病是由一个名叫“毛子”的达呼尔安达帶到这个屯子的。这是遷移的第一个原因。

二、屯子里发生过这种病后，全屯人請了一个名叫“托拉”的达呼尔人医生，請他看一看該屯子究竟有什么毛病。那个医生經過詳細觀察后說該屯子的位置不对，他說原來那个位置不適宜于一般平民居住，只適合于大官人或城市人居住。他还說过，將來在此地能夠出現一个鄂倫春的大官人，只有大官人才能征服該地的風水。这是遷移的第二个原因。（占柱梅談，巴图宝音記錄）。

經 济

狩獵

过去鄂倫春人狩獵的全部獵物都交給安達，安達拿去出賣，賣出的錢不給鄂倫春人，只是給他們運來夠吃的糧食和夠穿的布匹。在鄂倫春人打不到野獸時，安達就不讓他們回家，讓他們幫助去割地，以賠償安達給他們糧和布的損失。

在打獵中，獵手們一般都沒有自私自利的表現，但個別的人也有這種表現。如八九十年有個啞巴打獵相當好，鹿旺的年頭能打十來只，鹿少的年頭也能打五六只。他能在山地和石柵子裡追蹤野獸。但他不和大家一起打獵，他出獵甚至連他家人也不帶，鄂倫春人對這種人印象不很好，甚至說他（獨裁）。可是他打回來的獵物也得同樣交給安達。

過去貂皮很值錢，一等皮值二兩白銀，二等皮值一兩白銀，三等皮值七錢白銀。以後除鄂倫春人打貂皮，漢人還下夾子打，因此貂皮就少了。（阿瑞祥談）

×

×

×

被打斃的鹿逃到另一個獵場又被一個獵人打死時要均分。被打斃勢很重的鹿跑到另一個地方死去，同時被別人看見，如果看見的人是打獵的，就得多給些，如一半或三分之一，如果是走路的或找馬的人看見只能稍許的一點。

過去不敢打虎，自從有了鋼子槍以後才敢打了。

過去打獵技術差，獵獲物少，但家里人口多，可是也不發生困難，因為是集體出獵，人多的可以多分一些獵物。

在打獵時婦女小孩跟着去和男子同樣分，因為勞動分工也有他們的部分，如看管獸肉、獸皮、取水做飯等。

在打獵中，如小組有人為公共事務離開，同樣均分。如因私事離開，則根據具體情況，如家有病人、槍壞、本人負傷等可和大家均分，如無故離開者只給勞動所得部分。（關常保談，敖樂綺記錄）。

× × ×

手工業

制樺皮碗的方法是：把樺樹皮扒下來，削成所需要用具那樣大的規格，塗上兽类油用火烤彎，然後把接頭和底用狍筋和麻混合捻成的線縫上，口部用柳條鑲上邊也用狍筋和麻混合捻成的線縫上，（葛根談，趙復興記錄）。

× × ×

鄂倫春人的財產

一個部落的公有財產有：大輪車——近幾十年才有的；爬犁——近幾十年才有的；房產——解放後才有的。

過去家家都有馬，有的因飼養的不好，加上狼害，逐年減少。家里馬多的可以換着騎，這樣馬長的好繁殖的多。一家馬多，另一家沒有馬，也有送給沒有馬人家馬的。對馬多的人家也說是富，在偽滿時政治地位也比一般人高一點。向馬多的人家去借馬，一般都能借給，馬多的人家也有自動借給別人家的。（白日爾圖談，趙復興記錄）。

× × ×

獵馬一般互相借用，獵槍一般不能相互借用。如借用的馬被騎壞要賠償，槍被使壞更要賠償。（何滿德談，敖樂綺記錄）。

偷馬

我小的時候，聽說鄂倫春人有偷東西的，但不是因為本身生活困難，而主要是跟安達去打獵，打不到野獸時安達就要獵的馬，再不夠時，就讓他出外去偷。偷來給安達。鄂倫春人沒有因為生活困難偷別

人東西的。(白日圖談，趙復興記錄)

× × ×

安達

每個安達管三四家鄂倫春人。安達拉來的糧食、布疋等分給這几家，鄂倫春把獵物全部交給安達，就是國家徵收的皮張也是由安達賣給。安達和鄂倫春人的交易，東西一律不做價，都是以物易物。東西作價是近五六十年開始的，即興安城未建立成後，達斡爾人、漢人也都上來做買賣時開始的。雖然物品作了價，但剝削程度是有增無減的。就是做了價鄂倫春人也根本見不到錢，只有自己到山下賣獵物才可以見到換回的錢。(阿瑞祥談，趙復興記錄)。

× × ×

僱工

鄂倫春人搬到小二溝後屯定居後，有些人家有僱工的。僱工原因多是兩口子帶幾個小孩，男的經常出獵，女的做不過來家務(砍柴、挑水、做飯、喂馬、看孩子)，請達斡爾人或漢人來當短工。多是在冬季打獵期。工資按日計算，還沒有整年僱的。僱工在僱主家裡處平等地位，吃一樣的飯。(阿瑞祥談，趙復興記錄)。

× × ×

鄂倫春人現有的生產合作社

1. 黑河地區有四個生產合作社，分佈在：新鄂村、新生村、白銀那、十八站，三個是獵牧業生產合作社，一個是獵牧農業生產合作社。2. 鄂倫春自治旗有四個高級獵業和獵農業生產合作社。分佈在：諾敏南屯、龍頭、額爾和其、烏如布台。(莫金臣談，趙復興記錄)。

我今年十七歲，我家住在多布庫爾河，姓葛，父親叫占包善，當時家有八匹馬，一座“仙人柱”。我八歲時母親逝世，我就和父親一起生活。我小時就喜歡放槍，有時和鄰居小孩一起練習瞄準，打靶玩。打熊這是和父親出去第一次打獵。

在我十二歲那年深秋，剛落雪花，我和我父親、叔叔叔伯哥哥一起出去打獵。走出去一百多里地，打到一只犴，我們就分開了，分兩伙，叔叔和叔伯哥哥一伙，我和父親一伙。分開時我們商定，打一天一夜後四個人就回這裡碰頭。

我們分開後，我和父親走着，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隨父親打獵。父親說去看下打的灰鼠夾子，打住灰鼠沒有。我們在深山小樹林里走着，不久就走到了下夾子的地方。一看打住五只灰鼠，但灰鼠都沒有成（因為皮板是黑色的，不值錢）因此我們很懊喪。可是在我們看夾子的时候，在我們旁邊的樹林里有點動靜，我們就朝這個方面走去，走了不遠，就看到雪地上有熊的踪跡。我們就跟踪走去。并把兩條獵狗也放開了，我們看到前面有動靜，就往“俄開”走去，因為不管什麼野獸一定要從這個地方路過。我們到這地方後，就蹲在一棵有三個杈兒的小樹底下等待着，不一會兒過來一只又肥又大的熊。我父親看他走過來了就連忙給他一槍，槍子從嘴里打進去，從下頰冒出來。這一下可把熊打上火了，它朝着槍聲就跑過來。我和父親拿的都是“別拉彈克”槍，只能打一個響，沒等把第二顆子彈上上，熊就猛撲過來，用它的前掌給了我一巴掌，就把我打倒，把我壓到它身底下，它往前撲把父親也打倒了，這時正在咬父親，我被壓得怎樣也起不來。父親往下坡滾，熊立起來向前撲父親去了，我這時從他的兩只後腿空中爬出來。把槍也帶出來。這時熊把父親壓到它身底下亂咬，兩只狗雖然

不断的咬熊，但它一点都不在乎。我着急得很，眼看着父亲挨熊咬，咬得鲜血直流，我一点都不知道害怕，举起枪就着熊打去，“当”的一声枪响了，子弹落在熊身上，枪烟眼看着钻到毛里去了。把熊打得叫了一声回过头来就跑。这时我走到父亲旁边一看，唉呀，真可怜。父亲成了血人，脸上鲜血直流，混身上下也都是血，把棉衣都湿透了。我仔细一看，父亲右下颊被熊咬了个窟窿，并且下巴也歪了，耳朵给咬下半截耷拉着，大腿根的筋和血管都给咬断了，血禁不住的流，右手的中指也给咬断了一个。我看到很害怕，但又可怜父亲，就用出猎时带来的牙粉，给咬破的地方涂上。然后把父亲扶上马，要上马时，马看到父亲这样都有些吃惊，不让父亲骑它，费了半天劲才把父亲驮在马上，我把父亲驮到跟我叔叔分开的那地方，他们明天才能回来，就只好我和父亲在这地方过夜。父亲当晚伤势很重，我又给上了一遍牙粉，并给做了包扎，当晚也没有吃饭，我一夜都守着父亲。父亲感到自己不行了，就嘱咐我说：“我可能不行了，我死了没啥，我死了你别离开你叔叔。你是没父母的孤儿，马（当时家里有八匹马）不要随便卖掉。我死时卖匹马，买个棺材。”我听了这些以后很伤心，又连想起白天所经历的事，初次看到那黑熊胖胖的，和父亲被咬的情况，我很伤心。我想父亲死了我怎么办呢？我抚摸着父亲，父亲浑身发凉，一直凉到心口窝。料想不到父亲到后半夜跟我要水喝，我想父亲是好些了，就马上给父亲烧水喝，父亲身上逐渐热起来了。我的紧张心情才稍微松了口气。

第二天叔叔和叔伯哥哥回来了，我向叔叔讲了这件事的过程，他一方面，张罗父亲怎样回家一方面和我去找那只熊。

我和叔叔骑马在往父亲挨熊咬的地方跑去，当走到离父亲被咬的那片树丛附近时，就害怕起来，尤其是走到那被咬的地方更感到凄惨

•到那个地方找到熊逃走的踪跡，順着这踪跡向前走着去尋找。这时肥胖凶惡的黑熊的形象，又在我的腦里浮現，我不覺心里有些发涼，身上打个冷慄。我和叔叔走着，看到了在熊踪跡旁有顯紅的血跡，走了一里地左右，見到那只熊在山坡上倒着，我的心情才好些。我們在黑熊死的地方，把皮扒了，肉割成几块，用三个馬才馱回來。

我們把父亲想办法馱到叔叔家，叔叔家距这个地方有六七十里地，走了一天才到。就在叔叔家养着。七天以后父亲逐漸好了，这时才回到我們自己的家——多布庫尔河。又养了十几天才好。父亲好了以后，作些好多殘跡。右中指雖然長上了，但伸不直了，耳朵团到一块了，臉上留下两块巴，并在咬伤的周围都变成青色，大腿根被咬的伤好后，走路也有些困难了。

×

×

×

这件打熊救父的事发生，傳遍了多布庫尔河流域，人人都称贊呂金的英雄气概，都称他为“巴特尔口汉”（小英雄）他父亲也常常对別人說：“如果没有我兒子，就这条命就完了”。（趙复兴記錄整理）。

宗 教 信 仰

在宗教信仰上鄂倫春与索倫，达呼尔看同，都信薩滿教。（葛根談，趙復興記錄）。

× × ×

鄂倫春人当死人或葬仪时沒有請薩滿來祈禱的習慣。（佟古美談，趙復興記錄）。

× × ×

男人特別忌諱妇女的月經，認為月經是最脏的東西。因为佛怕月經。來月經时不发生性的关系。女人在生产不过一个月不发生性的关系。妇女在來月經时或不过滿月不能吃孢子的胸脯、头、肝、心、肺等。因为这些東西都是供佛的。女人因從小就知道这些事，到月經期或产期就自覺的不吃这些東西，沒有來月經的女孩，也可到“仙人柱”后边或供佛的地方。來月經后就不行了。（白日尔图談，趙復興記錄）。

× × ×

烏鴉是哀鳥，走路中听到烏鴉在头上叫必須出不幸的事，不是馬要死就是人要出毛病。过去有的人放排木听到烏鴉叫，結果木排就翻到河里了。（阿瑞祥談，趙復興記錄）。

× × ×

对太阳在鄂倫春人里沒有听到什么傳說。听达呼而人和汉人說，早晚的变化是太阳轉，又有人說是地球轉。听說日蝕是把太阳吃了。（佟古美談趙復興記錄）。

× × ×

目前呼瑪县境內共有鄂族薩滿 5 名左右。（包括目前經改革掉的在內）其中十八站 9 名；白銀那 3 名；新立屯 3 名。其中孟姓中就

有5个薩滿。

由于对薩滿的信仰，伴随社会的各种改革，在薩滿内部也有了分化。一部分人已经相信了科学，从而他能够辨别是非了。而另一部分人却仍然在保持着迷信思想，对于鬼神的信仰很浓厚。这部分人绝大多数是老年人。目前跳神的仅有6~7人左右。一般群众有病找薩滿治疗的人逐渐减少了，在找医生的人日益增多，相信科学的呼瑪鄂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多数的薩滿已经在根本上不跳或不相信大神了。由此看来，薩滿本身越来越孤立了。但这种改革与进步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影响而引起的：

1. 由于科学医治的实际效果和青年薩滿亲到祖国的各大城市参观等实际教育。从此使他们的思想觉悟很快的提高了。从而对大神自然而然的不再相信了。

2. 在改革初期是以行政上限制的手段，因而使部分薩滿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改革掉了。这种作法主要是在某些汉族干部中严重的存在着大民族主义思想，对于党的宗教政策不懂，同时也发生在个别鄂倫春民族中积极分子的身上。

关于改革薩滿是开始在1952、3年間，地点在呼瑪县的十八站和白銀那等两地。某些汉族干部对于党的民族政策学习不深不透。因而在工作中往往套用其他民族地区的工作经验。不能依据党的民族政策与结合民族特点进行工作。往往是以主观愿望粗暴的进行。所以在53年对于改革薩滿問題上使用了粗暴的方法。盲目的向群众宣布：今后任何人不准请大神治病，如有请薩滿而严重的影响患者及时医治要负完全责任等一套规则。从此以后在一个时期内已形成了群众性的反对和歧视薩滿的倾向。

另外还争取和动员了薩滿当中的积极份子让他们在改革薩滿上起